

金文雅

一
玉
四
冊
玉

金文雅卷九目錄

記

三友軒記

王寂

瑞葵堂記

王寂

五松亭記

河南通志

王庭筠

香林館記

沂州志

王庭筠

湧雲樓記

趙秉文

適安堂記

趙秉文

寓樂亭記

趙秉文

種德堂記

趙秉文

寶墨堂記

趙秉文

葉縣學記

趙秉文

手植檜刻像記

祖庭廣記

趙秉文

劉濟之忍齋記

李俊民

重修浮山女媧廟記

睡鶴記

東平府新學記

警巡院廨署記

李俊民

李俊民

元好問

元好問

金文雅卷九

秀水莊仲方編

記

三友軒記

王寂

大定歲丙午冬仲月予繇侍從出守汝南既視事之明年卽州之北得敗屋數楹旁穿上漏不庇風雨迺命枝傾補罅仍其舊而新之公餘吏退以爲燕息之所兩簷之外左有筍石屹然而筆卓右有仙榆蔚然而蓋偃每佳夕勝日予幅巾杖履徜徉乎其間至於倚蒼壁而送飛鴻藉清陰而遊蒙蜺方其自得于言意之表也心如堅石形如槁木陶陶然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其爲樂可勝計耶予自是與木石有忘年莫逆之歡因榜其軒曰三友客有過而問焉曰竊聞吾子杜門屏迹交親解散其所友者誰歟予指以告客仰而歎俯而笑曰曩吾以子爲達今子之鄙至此乎所謂筍石者鱗皴枯燥不任斤鑿此固無用之石也所謂仙榆者離奇卷

曲不中規矩此亦不材之木也人且賤而棄之曾不一顧子惡取而獨友于是哉予曰嘻若知其一未知其二向有牛奇章之嘉石錢吳越之大樹則第以甲乙衣以錦繡矣予雖欲友其可得乎今以予僂人與夫頑石散木皆絕意于世而世亦無所事焉此其所以爲友也夫人情之嗜好固不在乎尤物而在乎適意而已然必先得之于心而後寓之於物故無物不可爲樂如謝康樂之山水陶彭澤之琴酒嵇康之鍛阮孚之屐雖其所寓不同亦各適其適也子意以爲何如客曰是則然矣奈何木石無情奚足以知子之區區如此予曰不然人之遇物但患不誠果能以誠則生公之石可使點頭老樊之松亦能回指幸無忽客愧予言茫然自失宜其有會于心者乃相顧一笑而去予因以是言而刻諸石實丁未夏四月望日三槐王元老記

瑞葵堂記

王寂

沃爲河朔名郡而臨城其輔邑也臨城本房子之故地由兩漢晉

唐以來通以子男之職治之自天寶改元而後始有今名按其圖
古縣治去贊皇山西南六十里濟水所出東至廩陶入于泝故溪
山勝概人物繁阜視他邑不爲下然頃年多盜晝夕有桴鼓之警
部使者督責有司救過不暇黠胥悍卒因緣爲姦以至逋租匿役
民罔克堪故吏之當臨城者往往畏避如探湯然遼陽王君安中
來尉是邑至則引見耆舊問弊所先僉曰吾鄉本無事歲苦官兵
以擒賊爲名其實擾之王君天材精敏夙有志于行道迺相與謀
諸同事曰蕞爾國夫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王事均也吾輩豈可坐
視斯民爲豺狼魚肉乎于是逐乾沒擊強梁凡細民爲盜攀牽望
誤者悉澡雪而撫存之未幾暴客相率以去闔境恬然昔時田里
悲痛之聲化爲歌咏民氣以和越明年燕居之側丹葵數種異本
而同枝狀如駢拇及其末也分而爲雙花竝秀如紅玉連理翌日
黃童白叟聚觀歎息舉欣欣焉相告曰我公憂民遑遑如不飲食
宜如此其報也已而壽酒于堂且揭其額而書之曰瑞葵客有自

臨城來者目擊其事具以王君懇力請于予曰是事固不足道然亦一段奇也管城子楮先生幸無恙謾爲我記之予應之曰是大不然昔唐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東昌黎先生頌其德宋晉陵邵叶宰新昌之三月芝五色生于使舍山谷道人紀其實彼草木何知猶能託循吏之功名藉鉅公題品卒表見于後世豈臨城之葵不及河東之木與新昌之芝乎所恨不遇才名如退之魯直者不使王君之名與天壤俱矣夫天時人事之際其實甚明然必有可致而致之況神奇之產豈偶然哉予意其造物者不特爲惠政和風之徵亦有以見傾心向日之義也或謂王君有濟時之具久沈下僚豈明月夜光無先容而不能前者耶抑窮通有數時不至而不可强者耶雖然以若所爲決非翱翔蓬蒿者吾子其勉旃要當鴻漸于此而羽儀天朝矣乃兄建中學問仁義暴白于天下與予莫逆于今餘三十年始終如一觀其兄可知其弟之爲人故敢期以遠者大者嗚呼凡百有官君子莅民從政不可以

不誠孟子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而未有能動者如王君其可謂至誠也已此予所以樂爲之書以告來者庶幾咸有王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

五松亭記

王庭筠

林慮西山橫絕百里隱然猶臥龍硤峪爲首天平爲脊黃華爲脅魯班門爲尾迤邐而北去退而望之半天壁峙疑若無路蓋窮探其肺腑益深而益奇黃華之佛祠天平之道宮今爲墟矣惟硤峪寶巖寺爲獨完寺創于高齊天保初至本朝泰定中寶公革爲禪居鐘鼓清新林泉改色始爲天下聞寺李輔之丞此邑也初入寺愛之不能歸久之嘆曰寺固美矣然樹林蒙密屋宇蔽虧而游目騁懷者有所未盡必當得其全遂絕溪而南陟南山而東下臨斷壑有平地數尋若壇址然喬松五章挺立其側山僧曰此地名五松亭舊矣而實未嘗有亭焉豈前人欲有爲而未遑者歟其或者有所待歟輔之笑曰此留以遺我也于是經之營之未幾斷手簷

桷翼然出于蒼髯之間亭則維新名則仍舊戊申之春庭筠嘗一
到其亭上其東則山門呀如川阜逶迤乍明又晦滅沒無際其北
則巍堂修廡隆樓傑閣駢列層見澗竹巖花諸山繚然竊然嶄然
峩然旁立向背俯仰吞吐連絛絡繹呈巧獻怪大略皆退之南山
詩中所謂或如云云者而詩尙未盡也乃知輔之之善發其秘此
亭之得全而有功于此山也吾厯山多矣求其奇秀與此比者纔
一二數卽山中求之其華隱妙巧與人意會者亦無如此亭焉加
我數年婚嫁事畢歸作亭之主人看夕月之龍蛇聽夜風之琴筑
便當不減陶隱居溪水在此吾不食言輔之乞文于吾以爲記吾
于是山已結是緣雖不吾乞尙爲之輔之燕人名弼輔之其字也
清慎有禮敏于政事

香林館記

承安四年

王庭筠

承安四年春二月上以右宣徽使張公出守沂州明年公以書抵
庭筠曰吾下車奉宣詔條夕惕不敢暇逸逮今州民始孚僚屬一

日謂吾曰民則安矣公亦勤矣盍謀所以燕息者于是築香林館
館在思賢堂之東南環階植青梅緇梅臘梅數十株開時花氣宜
人故以名焉旁有壤垣崇卑不齊乃礧石絡以蔓草蒼然如幽山
斫竹開徑同繚蔽翳地纔數畝行者跬步相失疑其無窮也南亭
曰雙清東庵曰香界夫爲是者非徒燕息而已蓋將以致思于其
中人之思出于心心爲俗物所敗則亂故治心者先去其敗之之
物然後安旣安而思則思之精吾退食自公隱几孤坐每閱書至
酉耳目之所接及者乃林風竹月耳無一物相敗吾心甚安乃益
思所以事君與夫治身治家治民凡有爲者庶幾乎無愧焉僚屬
初閱吾勤而不知重吾勤也爾當以此意爲之記庭筠復書謝曰
公之治沂也馭民寬馭吏嚴橋梁修學校舉野無廢田庭無留訟
其爲政播于人者如此政隙游戲翰墨詩句高遠似唐人書畫圖
美似晉人豈特似之真得其意焉其遊藝散落于人者如此乃日
坐香林思而得之者歟則其事君與夫治身治家治民之道可觸

類而知異時端委廟堂以紹父兄發爲勲業者亦必思之審矣賤
子其拭目觀之庭筠旣以此謝且以爲記公名汝芳字仲賢太師
南陽郡王之子平章政事莘國公之弟高才絕識言議英發風標
玉映氣壓一世云

湧雲樓記

趙秉文

大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蒞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枕古榆關下建
十丈旂表以五筵廣三之二牕闔軒豁俯瞰閭閻旁引重山複嶺
之阻左挹玉門右控大鹵太行倚之羣山迤之道京師而來者歷
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驛旁午車摧馬括日不半舍使
人目寒而足慄懷然有去國之悲臯落之山昔湯之泊廣陽之故
道井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巖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存懷
古之思若乃煙容雨態倏忽明晦欄檻半晴野無完塊雌霓半空
雄風千里絺絰以清郊鄺汙此秋空月明飛光瞰檻爾屋穿漏我
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寒我纈而溫爾縲其單觴于斯咏于斯

宴賓友于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淵靜則悔
吝不生昭曠則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窳奧之處淵如也高
明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怡動以應
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爲達也歟

適安堂記

趙秉文

許昌任君子山作草堂于私第榜之曰適安客過而問其所以名
堂之意曰子將無適而不安乎抑適意而安之乎子山曰今夫水
適則流火適則燥魚鳥之適則翔泳草木之適則條達腰適則忘
帶足適則忘履今吾名不隸于仕版身不涉于行伍足不跡于是
非之場口不涉于是非之境未酉而寢過卯而起每興極意會則
登臨山水嘯咏風月翫泉石悅松竹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
之書數冊以適吾性而已吾安焉子其爲何如客曰先生之爲適
則一其所以爲適則異予以嵇康之適于鍛阮籍之適于酒與夫
聖賢之適于道有以異乎苟以適性爲事則斥鷃無羨于天池之

樂桀跖無羨于顏冉之德其于適性一也而靜躁殊途善惡異趣此向郭之失晉宋之流所以蕩而忘返者也且夫禮以檢情樂以導和仁之勝不仁義之勝不義皆非以適性爲事苟以採山釣水爲適則忘其君聲色嗜欲爲適則忘其親忘親則不仁忘君則不義不仁不義子安之乎而且奚適哉子山曰請無以形適而以心適其可乎客曰心迹一也自心迹之判于是有清狂有白癡皆名教之罪人而非君子之正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之君子不以外傷內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之無私焉譬之水升之則爲雨露霜雪下之則爲江河井泉激之則爲波瀾之則爲淵干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故君子取平焉斯不亦無適而不安乎子山曰是吾心也請歸而刊之石客爲誰滏陽趙某也

寓樂亭記

趙秉文

河朔之地沃野千里盤盤一都會大行西來大體如一身薊門奠其首隆慮據其脊雷首披其胸土門開其腹恆山枕其足注以衡漳塹以滹沱鍾以大陸其山川風氣雄深鬱律故其人物魁傑秀異有平原之遺風廉藺之遺骨下逮宋廣平魏文貞皆河朔人傳曰三晉多奇士其土風之然乎甯晉實趙郡之附庸而吾真定王君之棲棘于此越明年政成乃卽城以爲亭因隍以爲池引洩水其中植以荷蓮以爲士民遊觀之地吾友邑令吳徵公妙亭侔來以記請某曰今夫樵者樂于山漁者樂于水與夫其靜如山其動如川此知仁者之所樂也其所樂同其所以寓者或異嘗試與子登茲亭以四望其亦有得乎無得乎將爲仁者靜乎抑爲知者動乎其動靜交相養乎其亦動靜兼忘乎不移一席之地而寓妙意于數百里之外皆茲亭之所助也若夫南馳鉅鹿則主父之所用沙邱也北走恆山則簡子之所得寶符也西挹井陘則韓信之所破趙壁也東按冀部則光武之所以趨信都也自今觀之蓋世力

盡化爲灰塵忽焉如飛鳥之過空蓋將訪其遺跡但見孤城斷址
煙雲草樹而已方其寓世而不知其寓也沈酣于醉夢之場而馳
驚于功名之會至于茫然疲溘然盡其亦知有不芒不溘者乎雖
然物與我相爲無窮而人之生有限山川如舊而四時之風月常
新此吾人之所樂也旣以寓吾樂且以名其亭

種德堂記

趙秉文

傳曰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百年之計種之以德竊嘗以古驗今爲
善于家而責報于幽如持印券鑰合取所寄物不在其身則在其
子孫又何待百年而已哉今天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照在乎地
寶玉之精在乎山而光被乎草木賢人君子其德在乎身而其榮
及其子孫理固然也或司命所不識聖哲所難言若管仲之後無
聞而皋陶庭堅之祀忽諸意者猶以爲專魚鹽之利而掌法理之
官也善乎東坡先生之論天也曰天可必乎仁者不必壽賢者不
必富天不可必乎賢者必有後天地之大以無心也何嘗擇善人

而賞之惡人而罰之譬如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滋甘苦美惡蕃
然並育至其華者實條者幹霜降木落萬物皆虛而松栢傑然于
歲寒之後其不變者可必也噫天地一圃也萬物一果蓏也無德
而富貴此天地間一巨蠹也物既蠹壞身亦隨之故有鐘鳴鼎食
之家鳴玉曳組之後朝爲榮華夕爲憔悴此種木而不種德者也
而閭閻修身之士牛醫馬走之子身都卿相慶流後代譬猶芝蘭
茝蕙自託于深林幽谷微風時過見別于蕭艾之中而得登于君
子之堂矣此種德而不種木者也今使世之人種德如種木望報
如望秋少忍而待善惡之定其責報也亦可必矣然天地之氣鍾
于物也不一其蓄之也至精則其發之也必盡故花之魁異木之
秀傑者不常有相如子雲李白杜陵皆天地精美之氣也故能秀
而不能實能蕃而不能續也其遂也或闕之其涸也或接之故木
之再榮水之洞汙也者亦時有之欒黶之汰而至盈方及者欒書
之力也張湯之酷而張氏復大者安世之力也至于榲楠豫章其

蟠根也既深其流蔭也必大故有七登三事四世五公再世而爲
司徒八葉而爲宰相者有自來矣豈不然哉皇朝以來若丞相石
公以先德大其家此天下之所覩聞也其餘田侍郎慤等以直道
被誣陷子孫興者十八九此木之再榮水之洞沚者也若趙舉士
可王修撰庭筠皆天地精英之氣也至于梗楠豫章蟠根既深流
蔭亦大則于公見之矣云雖然有一于此富貴而尊榮康寧而
壽考翕翕赫赫聲勢震耀持梁刺肥頤指氣使使大官要職親族
滿前視天下可欲事無一不如意此人情之所榮而天下之所同
而性所不存焉父教子忠子嚴父詔怡怡愉愉令德孝敬其言以
廣居室蓄聲妓矜富貴世俗爲可鄙此人情之所難而公之所獨
也所樂不存焉惟宣力皇朝著功斯民垂之竹帛傳之子孫者楊
公之家傳清白畢公之世篤貞忠此公之所以爲榮而天下之士
亦有望于公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至于浚其源疏而達之
茂其本封而殖之是有待于後之人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